

向南 我们追逐阳光

张莹◎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向南 我们追逐阳光

张莹◎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南·我们追逐阳光/张莹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7

ISBN 978 - 7 - 5367 - 4094 - 5

I .向… II .张… III .地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成就—
云南省 IV .F127.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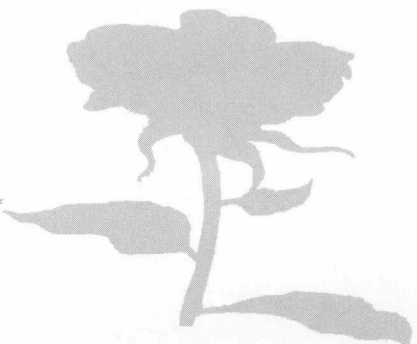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5936 号

责任编辑	晋存真
装帧设计	蒋 骅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邮政编码	650032
电子邮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昆明市桃源街 39 号集丰桃源写字楼 319 室
邮政编码	650051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4094 - 5 / F·136



作者简介

张莹，1977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新闻学专业。后获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法学硕士，现为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影响力》杂志副总编辑、执行主编。该作品集收录的是作者从事新闻工作十年在《云南日报》及《影响力》杂志发表的部分作品。





写在前面

我一直认为，新闻是一种“易碎品”，是用简单而粗糙的文字加工成的信息组合，新闻结集出书是一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这种心态，成为我在整理这本小集子的文稿时，最大的心理障碍。的确，当我翻开厚厚的一叠剪报时，很多当时认为是“大稿、特稿”的东西，因为太“应景应世”，经不起时间的历练，而最终显得苍白无力。而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稿，是我认为曾经投入过情感，曾经被感动、感动别人或是曾经有过思考的东西。

这本小集子，说是新闻作品集，但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四不像”——非新闻、非报告文学、非文学作品、非课题研究，是一种游走在这些文体之间的“非常新闻”。几年来，从在《云南日报》上写经济类的深度报道，再到主编以创造“新闻影响力”为定位的杂志，我的写作，也在试图从常规走向另一种边缘——“我们力图创造一片天空，在这里思想可以高翔；我们力图耕作一片田野，在这里优雅的文字可以开出绚烂的夏花；体现思想之深、目光之远、文字之美……”在我主编的第一期《影响力》中，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是我的新闻理想。而实现这样的新闻理想，对自己是一件残忍的事。今年是我记者职业生涯的第十年。回想十年，仿佛我的生活是在不停地下乡、写稿和再一次下乡中度过。行走是我的生活，把自己埋在堆成小山的材料里，在家里一关几天写稿是我的生活，每年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在外，只能用电话向家中年迈的父母报平安是我的生活……在疲惫不堪时，我有时会抱怨自己的职业，抱怨这个当年考大学时，三个志愿都填报新闻系，自己执拗选择的职业。但是，从心底里，

我喜欢记者这种走走停停，边走边看的工作，不，应该说是生活的状态，我喜欢自己用双脚走过的经历、用做课题一般的努力研究出的选题，用心浸润出的文字，盛开报端，引人共鸣的感觉。也许这只是一个小记者的小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却很让我沉醉。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并不算短。这本小集子之所以选择“阳光”的意象，那是因为，天地万物，唯有每天的朝阳永恒；之所以选择“阳光”的意象，是因为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得起记者的良心，能经得住岁月的过滤，能在数年之后，阅者仍能欣然一笑，一如高原的阳光；之所以选择“阳光”的意象，还因为我从小生长的这片高原，总是能用她的热情和变幻无穷的光影，不断给我灵感和激情。“阳光”是我向往的一种状态，给别人温暖，使自己宽容。“阳光”更是一种快意的人生，恣意照耀，且歌且行。

十年对于人生，只是弹指一挥的短暂时光。有一些人始终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为我默默祈福，他们是我心灵的加油站，他们在我经不起风浪自怨和退缩时，引我向避风的港湾。比如，我最亲爱的老爸老妈，他们永远是我“向前走”的永动力、最强大的支撑和女儿最温暖的心灵栖息地。比如，我的良师益友刘流先生，他让我始终被一个老新闻人的才华和职业良心所激励和感动。更比如，那些，曾经给过我关心和温暖的朋友们。

这样一本小集子，是我对今后职业生涯的激励，也是我对他们的报答和报告。





目 录

深度报道

思茅林纸产业调查	3
贫困 怒江生态灾难的根源	27
对话学界：呼唤理性与客观	41
有色金属王国正年轻	48
复活，史迪威公路	70
云南民工在广东	95
改革之痛——文山州教育综合改革新闻背后的新闻	116
“民情日记”百姓情怀	127
告别深山——陇川景颇族搬迁下坝实录	136
湖泊保护治理的成功之路——“洱海经验” 新闻调查（上）	140
可持续发展的样本——“洱海经验” 新闻调查（下）	156
大跨越——我省 7 个人口较少民族大扶持纪实	171
为全面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187
体制创新的“试验场”——写在大朝山水电站首台机组发电 之际	197
千年古道变坦途——献给大保公路的礼赞	208
高桥长隧贯乌蒙——写在内昆铁路全线铺通之际	220
螺蛳湾 打造大商贸“航母”	233
“王国”故事	239

红河：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强州之路	244
县域兴 彝州兴——来自楚雄州县域经济发展大调研的报道	257
“三化”解开“三农”之结——禄丰县发展县域经济解读（上）	265
“三化”解开“三农”之结——禄丰县发展县域经济解读（下）	274
以优势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曲靖经济“三跃二”新闻调查（上）	282
靠工业支撑打造珠江源大城市——曲靖经济“三跃二”新闻调查（下）	292
寻找失落的繁华——对话蒙自	301
开远 大工业提质——对话开远	312
未来世界锡都 打造“个开蒙”经济强势——对话个旧	324
丽江旅游 高速公路上的转轨	332
迈向滇西中心城市——科学发展看大理	351
打造香格里拉大品牌——迪庆藏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纪实	357
保山，田园牧歌奏响工业化序曲	363
张义忠：“末代矿长”的突围之路	375
阳光照进寺登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典范沙溪复兴工程新闻调查	387
三问祥云，你为何如此寂寞？	401

《影响力》主编语

工业化，绕不过的坎	415
-----------------	-----



高原与路	419
另眼看丽江	422
向南,我们追逐阳光	425
恐龙“复活热”中的“冷遭遇”	428
传统文化,站在保护与开发的“十字路口”	431
为云南民工潮叫好	434
乡村生活新模式	437
老字号的生命	440
企业公民时代来临	443
绿色 GDP≠不发展	446
农民到哪里去?	449
理智与感情	453
资源税加征的云南意义	455
关于幸福	458
写在“有色金属王国正年轻”成稿之后	461
为什么上大学?	464
“珑阳系”,隐现云南矿业开发新模式	467
影响力一年	470
农村经合组织形式新探索	472

深度
报道



思茅林纸产业调查

大山的呼唤 心灵的震撼

■采访手记

一杯杯浓浓的米酒被一双双粗糙的大手传递到我们手中，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在我们周围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一支支奔放的祝酒歌一次次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震撼。

在中国西南最边远的大山里，在阿佤山的最深处，在一个叫做代格拉村六组，紧邻中缅国境线的鲜为人知的小村庄，我们被佤族农民的质朴深深地打动。这是这个村寨的人们第一次集体接受记者采访，也许他们并不清楚记者的采访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但他们知道所谈起的话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甜蜜。

“如果不打工（种树），天晓得什么时候才还得起贷款。”这是代格拉村六组村会计岩锁旺说的话。

“种树造林有什么错？受到外界这样的‘围剿’，我们想不通！”这是在思茅采访过程中，我们从基层干部口中听到最多的话。

思茅调查，10余天行走林区，我们始终被一种交织的矛盾所困惑。

“云南森林告危、最后一条未开发生态河流遭到破坏……”，当同为媒体中人的我们第一次读到这样的信息时，我们也在为云南、为我们自己的家乡，感到心酸、悲哀。但是，当我们深入思

茅林区，一次次走进那些贫瘠的村庄，亲眼目睹、亲耳聆听到林纸产业给当地带来的幸福时，心里升起的却是另一种别样的情绪。

在关于发展林纸产业、水电开发等问题上，云南的山山水水从未受到过媒体这样的高度关注。

“保护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人们对云南生态的关注无可厚非，但是，让我们看看，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要保护的是怎样的“生态”。

常年的刀耕火种轮耕轮歇，在阿佤山留下一片片贫瘠的土地，政府在这种当地叫做“羊皮毯”的土地上种树，在弃之不用、让紫茎泽兰和蕨类疯长的轮歇地上营造速生丰产林，却被称为破坏生态，“不同程度地存在毁林”。

阿佤山通过林纸产业的进入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打工，并且今后将有持续的收益，却被认为是“损害农民利益，在短期利益后面，有返贫的危机”。

山不能动，水不能动。

对云南发展林纸横加指责的人们，也许没有看到过那些真正处在大山深处刀耕火种留下的荒凉，没有进过阿佤山寨里简陋的权权房，没有在人畜混住、四面透风的木板楼中与老百姓促膝交谈。

如果他们到过，就会了解，在玉米都种不出的“羊皮毯”地里种树是不是破坏生态；才能明白，在“人均每天摄入肉食6钱、蔬菜8钱”的地方，老百姓的增收意味着什么；才能感受到，那些山寨中灿烂质朴的笑容是多么美丽，令人感动和心醉。

云南在思茅和文山发展林纸产业，涉及地域广、人口多，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云南发展林纸产业也与我国现行的林业政策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但是这些问题和矛盾，是云南发展



林纸产业在探索和摸索中、在中国林业从单一的生态建设向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建设生态化转轨中出现的问题，是有途径可以解决，并能解决好的问题。

令我们遗憾的是，面对问题，有些媒体不是去公正客观地分析，为云南林纸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不是去实事求是地梳理林业建设从单一林业目标向多项林业目标转轨，带来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体系的矛盾，而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对林纸产业来了个全盘否定。

云南是闻名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云南的生态被寄托着太多的希望、太多的遐想、太多的想当然，关于云南生态的报道特别是批评报道，也就理所当然能吸引更多人的眼球。

对云南生态的关注本身没有错，但是在关注青山绿水的同时，我们的媒体能不能也关注一下云南的贫困，也关注一下那些大山中人们要求发展的急切心情和权利。

云南的贫困不是供某些人观赏的“原生态”。

越是贫困的地区越需要有良好的舆论环境。

贫困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对贫困的冷漠。

西盟 阿佤山“尴尬”的幸福

西盟，阿佤山，拉斯隆梁子。

汽车颠簸在尘土飞扬的林区道路上，向前爬行。

“这路，再颠车要散了。”思茅市广电局跑惯了林区山路的司机，望着看不到前路的大拐弯，皱起了眉头。

穿过一座座当地政府改造后铺起红色屋顶的佤族新村寨，穿过一片片经过刀耕火种后像羊皮毯一样挂在山坡上荒凉而贫瘠的

土地，我们终于爬到了拉斯隆梁子的背上。

“再走就出国了”。西盟佤族自治县副县长刘桂铭指着对面淡去的远山，那是缅甸的国土。

拉斯隆，阿佤山三大山脉之一。

西盟县城向西 40 多公里，阿佤山的最深处，4000 多亩金光集团去年 7 月种下的桉树林正在静静地生长。

“金光集团在这里种桉树有没有毁林？”记者问。

“没有。去年金光在西盟种桉树租地 5 万亩，但是实际只种植了 3.7 万亩。这 3.7 万亩全部是政府抓‘固居固耕’调整出来的轮歇地。”刘桂铭回答。

“种桉树地上不长草，天上不飞鸟，桉树是吸肥机、抽水机吗？”

“你看看，这片桉树林紫茎泽兰和蕨类长得比桉树苗还高，谁说不长草了，凡是速生的树种都是大肥大水，西盟山高坡陡，降雨量全省最大，水利化程度低，与其叫水资源流走，不如给桉树吸，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金光集团 50 年每亩 40 元的土地承包费，租金不是太低了吗？”

“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到这片山上一路有多艰险，这样的荒地就算是白白送人，人家也未必要，不租给金光种树，再过 20 年这里仍然是荒地”。

“种桉树给西盟带来什么好处？”

“用轮歇地种桉树，促进了西盟佤族群众的‘固居固耕’，改善了佤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去年 7 月到现在，光是金光付给西盟农民的打工钱就达到了 274 万元；金光生产方式进入阿佤山，给佤族传统落后的农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句话，金光进入西盟，荒山利用了、老百姓有收入了、社会进步得到了外力的促进”。

西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少数几个直接从原始社会“直过”



而来的地区。

在思茅采访，市里一位领导给我们讲述阿佤山时，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地政府给佤族寨子送去了仔猪，教他们养殖生猪的技术，小猪长成，佤族群众却不知道怎样宰杀，竟采用了他们世代沿用的剽牛的方式。

有人算过，近年来，政府给西盟佤族的扶贫款，足以让每家每户盖上一幢别墅，但是今天的阿佤山寨，贫困依旧困扰着这片贫瘠的大山。

告别了“刀耕火种”，在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变迁的过程中，阿佤山进入了一个“尴尬”的过渡期——“轮耕轮歇”。

佤族群众在山间搭个杈杈房，由于只会施天然肥，一块地种两年地力不行了，又搬到别的地方再烧一片山。轮耕轮歇的耕作方式，给阿佤山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农作物单产低、收成差。在阿佤山，比经济贫困更为可怕的是素质贫困，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令人难以想象的落后。

新厂乡，代格拉村六组。

新厂乡距离县城 100 多公里，紧邻缅甸，全乡国境线长达 33.7 公里，是西盟国境线最长的一个乡镇。乡长助理尼金告诉记者，金光集团的桉树基地在新厂乡有 6119.74 亩，涉及两个村子，代格拉六组是其中之一。

走进副组长岩撒翁家的瓦房，屋子里已经围了 7 名佤族村民。

“村里有多少户给金光种桉树的人家？”记者问。

“全村 140 户全都种了。”村会计岩锁旺答道。

“帮金光集团种桉树找不找得到钱？”

“找得着呢，我家去年出了两个工栽了两个月的树，得了 1000 多块，赔了盖房子找政府借的小额信贷 1000 块，余下的还买了台 VCD。要是不打这份工，天晓得什么时候才还得起贷款。”

提起打工种树，岩锁旺有很多话说。

“村里人都像你这样找得到钱吗？”记者接着问。

“找得着，找得着，有的承包一小块地，有的打零工按时间算，用牛驮化肥，牛多的人家一天收入 100 多块呢！去年雨季的时候，每袋化肥背上山，金光开到 7 块钱。”村民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金光都让你们干什么，这样的钱能赚几年？”

“涮草、打塘、定植、施肥、管护都干，施肥还有专门的技术员指导。我们算过了，按树种一伐 6 年，头两三年都要涮草、施肥，第 6 年可以砍树、运输，而前 5 年都需管护，种桉树我们年年都有钱找呢。”

岩锁朗是代格拉村六组的第一个承包大户，记者问他请了多少工，找了多少钱，他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记不住，都记在本本里面了，在乡亲们的笑声中，他急忙跑回家拿记事本，岩锁朗去年承包了 9.7 亩山地种桉树，请了村里 10 户人家帮忙，一个夏天，他收入达 6000 元。

“村里平时就是种种包谷，卖点小猪、小鸡，全村人均收入只有 600 多块，群众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种桉树，村里家家户户出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村里人是喜欢的。”一直沉默的房主人岩撒翁也忍不住插了一句。

刘桂铭告诉记者，金光集团的林基地多分布在最偏远贫困的北部山区，这样做西盟是有考虑的。金光集团去年开始建设桉树基地，全县农民参加打工达 13 万个工日。按项目期算 2004 年，基地附近的村寨户均增收 140 多元，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佤族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打工，也是增收最见成效的一次打工。

金光在西盟的基地，采用外来包山与地方包山配合，这使得市场经济理念第一次在佤山深入人心。金光桉树种植组织严密，

